

香港电影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度过了辉煌的时期。近年来,在经过长时间市场低迷之后,香港电影全面向内地进军,开拓内地市场。港片北上,一面尽力保持“港味”电影的独特性,一面在与内地电影在合拍片的共同实践中积极求变。2010年秋季的银幕上,徐克的武侠片和甄子丹的功夫片在“港味”影片中的亮相无疑具有参考意义。

《狄仁杰之通天帝国》毁誉参半,“徐式武侠片”走向何方

变化中的徐克电影江湖

李渝洁



尽管徐克总是希望“求新、求变、求突破”,但他还是会经常主动地去迎合市场。图为《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剧照。

今年“十一”电影档期,导演徐克携《狄仁杰之通天帝国》再战大银幕江湖,并取得票房奇观,但各方声音褒贬不一。有人将《狄仁杰》视为“徐克江湖回归之作”,也有人直指其人物虚弱、推理幼稚、情节错漏百出,与同期《剑雨》相比实在是落了下风。

然而,关于票房一事,实在是无须多言,无论是从影片排期还是前期宣传上,笔者都更愿意把《狄仁杰》对《剑雨》的胜利视为华谊兄弟营销的胜利,而与徐克、陈国富组合对阵苏嘉彬、吴宇森组合的PK关系不大。至于《狄仁杰》评价褒贬不一,也完全在情理之中。进入新千年以后,徐老怪的人气与口碑都处在下滑趋势,“徐克老矣,尚能拍否”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而在笔者看来,“后徐克时代”的老怪仍是那个老怪,只是身处香港电影与武侠电影发展的夹缝中,他已经并仍在被无数次误读。

《狄仁杰》到底是经典还是烂片,需要留待时间去下定论。我们热爱徐克,那个从来不缺经典,也从来不缺烂片的徐克,只因为在老怪的世界里,没有回归,只有向前。

是“票房毒药”还是“票房灵药”

1997年之前,除了《双旗镇刀客》,内地基本没有什么叫得上名的武侠片。随后,内地依旧没有“武侠片”,而只有内地与香港的“合拍片”。合拍片到底是提升了香港电影的文化内涵(如陈可辛所说,“是香港电影的唯一出路”),还是破坏了港片的自身形态(如尔冬升所说“港片已死”),一直是业内和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合拍片的基本模式是香港制作班底和制作理念加上内地的投资和演员。2000年以后的徐克电影,基本都是合拍片。想必电影投拍之时,出品方一定是看中了徐克《笑傲江湖》、《黄飞鸿》系列在内地的极高人气,将其视为“票房灵药”。可惜这一在香港上世纪90年代呼风唤雨的灵丹妙药,却在新世纪变成了“票房毒药”,从《蜀山传》、《七剑》到《深海寻人》、《女人不坏》,口碑有好有坏,票房却节节败退。

但如若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我们却可以看到,那些耳熟能详的成功案例只是徐克的冰山一角。作为一个商业片导演,徐克的票房成绩表现极端不稳定——从商业投资的角度考量,他有时候是蓝筹股,有时却只是一只垃圾股。说到底,在徐克的江湖世界里,他只按自己的套路出牌,

偶尔受到束缚,一有机会就故态复萌。这种任性做派,一一折射到了他影片中的人物身上,一如“东方不败”“金镶玉”“祝英台”与“青蛇”,这些离经叛道的人物经由徐克演绎,气场叠加,在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银幕上放出了夺目光芒。

1979年,徐克模仿希区柯克《群鸟》的处女作《蝶变》以黑色暴力的气息开启了香港电影新浪潮,被称为“新武侠开山之作”。而在当时,这部作品却遭遇票房惨败,随后的《地狱无门》和《第一类型危险》也同样生不逢时,投资方赔了个干干净净。但三次失败之后,徐克立即转型拍喜剧片。1981年,他加盟黄百鸣的新艺城公司,以《鬼马智多星》全面进军市场,票房大获全胜。但不久之后他便不甘心于做这些“傻兮兮”的片子,转而自立门户与妻子施南生一起创办电影工作室,而这一香港电影史上著名的电影工作室十年之间起起落落,既有《新龙门客栈》和《黄飞鸿》系列为他的伯乐吴思远扳回一城,又一度经营惨淡,一年减产至只有两三部片。

所以,新千年后,用票房来定义徐克的成与败实在是有失偏颇。但要从业品方的角度考虑,笔者则认为,徐克属于那种自我修复性很强的导演,尽管他总是希望“求新、求变、求突破”,但他成长于香港电影的文化环境下,新千年后又受到合拍片的诸多限制,徐克还是会经常主动地去迎合市场的。他在“票房灵药”和“票房毒药”的矛盾间自由转换,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次所谓“咸鱼翻身”。

是天马行空还是脚踏实地

在武侠小说中,最上乘的武功乃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例如桃花岛家传绝学“碧海潮生掌”。在武侠小说的创作中,也有“实”与“虚”两大流派,代表人物分别是金庸和古龙。而在武侠电影中,楚原、狄龙与古龙的铁三角组合曾是浪漫唯美、飘渺写意一派的最佳代言,徐克的作品某种程度上继承了楚原的奇情魔幻风格,但在骨子里,却是金庸一派的写实路子。

从《笑傲江湖》那段著名的“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到《黄飞鸿》的乱世情结,直至《狄仁杰》中“亢龙铜”的隐喻,徐克从来不忘在武侠片中输出他的自我意识和民族情怀。从这个角度看,徐克的天马行空就不那么有趣了,因为我们眼中的江湖梦,在他心目中只不过都是现实寓言。

2000年的《顺流逆流》虽然是一部现代枪战片,内里却还是徐克武侠片的影子,他在电影中寄予的现实思考,也比以往任何一部影片都要明显——这一点从片名上就可以看出来,“顺流”对应着大侠的“入世”,“逆流”则对应“出世”。到了《七剑》,现实隐喻更以压倒性的肃杀之气给影片抹上一层沉重的调子。可惜,这些对于深刻的尝试对于泛娱乐化洗脑的内地观众来说,并不买账。

只不过是站在了巨人们的肩上

实际上,胡金铨、张彻和楚原才是香港武侠电影无法被超越的三巨头,而李安《卧虎藏龙》之禅意、吴宇森《英雄本色》之男性悲壮、徐克《东方不败》之诡异奇情,恰能在上述三位大师的作品中找到承继关系。

所以,要论到武侠电影的“一代宗师”,徐克也只不过是站在了巨人们的肩膀上而已。他的优点在于他永远都在变化。楚原是最得古龙小说精髓的武侠片导演,而徐克虽然走的是金庸“借古喻今、乱世情怀”的路子,在创作理念上却与古龙追求武侠小说“求新、求变、求突破”不谋而合。有些经典是通过不断重复塑造的,比如王家卫,但有些经典却在变化中产生。变化带来新鲜的东西,一如《狄仁杰》中的“鬼市”和“通天浮屠”;也带来可能的失败,一如被人诟病的《蜀山传》。作为一个“奇观爱好者”和“特技狂”,《蜀山传》这样的尝试对徐克来说是必然的,就像他在《断刀客》中尝试用动作场面结构整个影片一样,只不过《蜀山传》走得更远,以致走到了人物和剧情的反面,而《狄仁杰》或多或少也有这个毛病。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变化和想象力,尤其在普遍束手缚脚的中国电影创作环境下。

电影《绝命岛》：

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

张 婷

《绝命岛》于近日登陆全国各大影院,主打的是“美式惊悚加东方动作”的类型片。电影放映厅里海报上那浮云掠过后的巨大的狰狞孤岛,令人不寒而栗,激起了不少观众的好奇心,纷纷掏出腰包买票。可观影后的大多数人直呼上当受骗,发现“惊悚”二字不过是唬人的外壳,影片从头到尾未见惊悚。

《绝命岛》的故事从某巨富龙爷丧子开始。龙爷的独生子意外身亡,可他的心脏还能跳动50个小时。龙爷不甘心就此失去爱子,为了延续儿子的生命,想出了一个疯狂的换心计划,在全亚洲范围寻找与他儿子血型完全相同的人,把儿子的心换给他(她),让其继承自己的亿万家产。

搜人的过程一开始还貌似好莱坞大片,镜头由远到近,从中国、印度、日本等国一摇过,以宏大的叙事场景满足了观众的眼球,顺便清楚地交代了几位候选人的身份。当7位特殊血型的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带到龙爷的一所海上别墅中后,一场惊险离奇的“死亡游戏下的换心迷局”正式上演。这部分本该是该片真正的看点,可是一路看来,这段故事被设计得惨不忍睹。

一般而言,一部成功的惊悚片都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看时能

吓得人一直提心吊胆、惊叫连连,看完还心有余悸、疑神疑鬼。但是,《绝命岛》离这样的效果很远。片中所谓的“死亡游戏”不过是模仿好莱坞惊悚片里常见的“密室闯关”的情节设置,龙爷把7人关入带机关的密室,用恐怖游戏的方式从中选出一位最优秀的人来实现他的愿望。片中“惊悚”元素虽在数量上不少,如镰刀、斧头、毒蛇、鳄鱼、凶残的猎狗、点燃的汽油、冷血的女杀手,但在力度上却给人不痛不痒的感觉。原因是其游戏的难度指数太低,悬疑环节太弱智,镜头语言也运用得不够精彩。比如,悬挂镰刀与斧头的密室,观众看一眼就明白,如果不能顺利通关,那镰刀与斧头就会掉下来。而且,大个的镰刀与斧头看起来十分粗糙,单薄,毫无重量感,观众自然也不会对如此“山寨”的利器产生恐惧感。又如,7人中的一名候选人,被绳子捆绑后悬吊在天花板上,她脚下是旋转的风轮,绳子一点点下降,若不想办法逃脱,就会被风轮绞死。她一直哭哭啼啼,想不出任何办法,最后居然顺利过了“密室关”,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在拍摄这部分时,电影镜头就在被悬挂的女子和风轮之间来回转换,画面简单直白,毫无视觉冲击力。再如,管家为谋害龙爷独吞财产的阴谋

也设置得过于简单,在他出场亮相的瞬间,据笔者了解,不少观众已经猜到了后面的情节。这样匆匆制作的低级游戏,怎配冠上“死亡”之名,怎能牵着观众往下看呢?

片中各位演员的演技也令人失望。本来,不少人是冲着国内最近炒得火热的一位大美女去看该片的,可她在片中的表现实在欠佳,只会瞪着一双大眼睛左顾右盼,表演生疏不到位,连基本的“花瓶”角色也未当好;为了增加片子的悬疑成分,影片中设计了一个女版“神探和南”的角色,该演员可能年纪尚轻,表演痕迹过重,活像刚上影视表演系的科班生;扮演龙爷的演员刘桦曾在电影《疯狂的石头》中塑造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小偷老角色,可在该片中,他从演技派落到了只会一个表情的“偶像派”,令人失望;香港导演杜琪峰的御用演员林雪在该片中表现也欠佳,表演做作。

对于那些牵强搞笑元素的加人,笔者就不赘述了。要知道,作为一部惊悚片,首要任务就是要“吓人”,不“吓人”就不算好惊悚片。对于这样一部风格不确定、内容粗糙、表演欠佳的披着“狼皮外衣”来赚钱的电影,笔者只能用片中的一句台词来表达大部分观影者的观后感:“这年头骗子太多,傻子不够用!”

在传统的“港片”元素内,动作戏扛起了吸引力的大旗。在成龙、李连杰两位动作巨星产量锐减之时,“甄功夫”别开生面的打斗也给影坛带来一股新气象。大气候提供了大机会,“甄功夫”的生猛实用确实给动作片带来了新的指向性,就如甄子丹在《导火线》中的挑衅般的台词“托尼,你完蛋了”,其实暗指泰国动作明星托尼·贾。但这种拳场上的“争勇斗狠”只是表明香港电影“我能”,并不是促进动作片振兴的法门。是时,《叶问》应运而生了。

“甄功夫”：

文化的缝纫机

正所谓“铁打的类型,流水的星”,上世纪70年代的李小龙、80年代的成龙、90年代的李连杰以及新千年以后的甄子丹,江山代有人才出。鉴于几位功夫片、动作片的领头羊声名如雷贯耳,单是提起其名字,观众的脑海中便会自动浮现陈真(李小龙饰)的怒吼、马如龙(成龙饰)的诙谐、黄飞鸿(李连杰饰)的一身正气。唯独到了甄子丹这里,鲜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标志性形象。一方面可能由于前面诸位长时间的积淀已成经典;另一方面很可能源于所谓的“港味”情结。

在坊间,“港味”仍然是多数观众评判一部“港片”或者有香港参与的“合拍片”的关键词。即使有的观众说不出“港味”这个词,但他们仍能感觉到其中微妙的差别。CEPA签订后,进入内地的喜剧片过于低俗恶搞、警匪片不那么黑色悲情、爱情片也不再有情有调……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港片不那么好看了,有点四不像。尽管票房一路飘红,但口碑往往不佳。

这时,“甄功夫”影片的适时出现,口碑与票房的齐飞双赢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且不论“甄功夫”影片会不会成为李小龙等前辈那样的经典,单从另一角度看,“甄功夫”影片所代表的北上“港片”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文化层面上的软着陆。“甄功夫”影片在某种程度上缝合了内地观众与“港片”的文化距离。“甄功夫”影片的迅速崛起,构成当今中国影坛一道别致的景观。

《叶问》：
在家国情怀上做文章

短短几年,警匪片、传记片、武侠片、历史片、鬼怪片都为“甄功夫”影片做过外衣。小高潮始于《杀破狼》系列,发展于《叶问》系列,至今仍在延续。仔细观察这类类型的情感、情节,要么有些俗套,要么有些陌生。俗套的有《杀破狼》、《导火线》,套用了“后无间道”时代流行的卧底情节,套路化地强调了人性的复杂,正有正的伦理困境,邪有邪的人性光辉。陌生的莫如《十月围城》,尽管关于历史的严肃影片在内地并不少见,但对于香港观众来说实在有些陌生。

《叶问》的故事并不复杂,但恰如其分地摸清了国人的心门。该片的动作戏构建在家与国的二元对立上,家的安宁阻碍了动作戏,但国之危难促使了动作戏的



《精武风云·陈真》牢牢地抓住“保家卫国”这一诉求,以抵御外侮作为动作发展的基石,血腥的暴力戏被赋予了合理化的逻辑。

纪录电影《外滩佚事》在京首映

本报讯(记者成长)由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的纪录电影《外滩佚事》10月17日在北京举行了首映典礼。

纪录电影《外滩佚事》由导演周兵领衔《故宫》团队与上海纪实频道共同打造,其120分钟版本曾作为今年6月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国际纪录片奖影展”的开幕影片放映,出现了一票难求现象。《外滩佚事》以历史影像和真人演绎相结合,充分发挥调动电影技术与艺术,运用故事片的拍摄手法,既注重历史事件的真实还原,又兼顾人物命运的描述,给人以独特的视听体验。《外滩佚事》通过子叶澄衷、青帮大佬杜月笙、影星周璇、演员李香兰五位历史人物

爆发。最后家国对立的化解及融合,使得动作戏更加酣畅淋漓。《叶问2》总体上延续这一套路,家与家之间的对立,在民族尊严的大局下化解,进而共同为这一目标努力。“甄功夫”影片对咏春拳的取经,使得整个影片系列的动作设计少了很多之前的暴戾之气,多了些阴柔,这符合“家”这一安宁的主题。咏春拳短打的酣畅淋漓又契合了“扬我国威”这一畅快的大主题。《叶问》系列为“甄功夫”影片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石,但《叶问》系列的投石问路也使得“甄功夫”影片远离了“港味”——以文戏对内地的主流意识进行承载、以武戏对港陆文化进行缝合成为创作的新风向标。

《精武风云·陈真》：
彰显对历史的观照

《精武风云·陈真》则是对《叶问》系列的进一步发展。它牢牢地抓住“保家卫国”这一诉求,以抵御外侮作为动作发展的基石,血腥的暴力戏被赋予了合理化的逻辑。“保家卫国”如同西方的“复仇”这一经典母题。《精武风云·陈真》中的动作设计则随着陈真的“蜘蛛侠”化、“007”化变得时尚。

值得一提的是,《精武风云》显示出了“港片”对历史的观照。无论是陈真“一战华工”的身份移植,还是对北洋军阀时期奉系郭松龄和张学良的影射,抑或是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的国内时局的描述,都为陈真——天山黑侠这一超人形象的诞生勾勒出了饱满的底色。

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即不断翻演“暴打外国人”的结局、雷同的桥段等,这些都被观众所诟病。但如果换个角度,这些现象则可以归为“B级片现象”(B-movie,指低预算拍出来的影片)。黑色现实往往构成B级片的现实元素,外敌侵华、国难当头则构成“甄功夫”影片的现实元素。相当大一部分B级片剧情逻辑薄弱,这一缺点反过来也是优点,即各种元素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组合,而“甄功夫”影片则不断地强化观众熟悉的桥段,同时辅之以前卫的元素;B级片最大的吸引力莫过于暴力犯罪构成的吸引力,相对应的则是“甄功夫”的大打出手。

“甄功夫”影片在双重文化碰撞下的崛起,下意识亦步趋地部分完成了缝合文化的重任,并因此打开了新的视觉吸引力。但愿“甄功夫”影片能够走得更远乃至成为经典。

艺术·话语

我其实不喜欢商业片,一个原因是它过于理所当然,你会过早知道它下一步是什么。尤其好多好莱坞的制作,是很好,可是你知道它一定是怎样,因为它是根据一个公式被制造出来的,那种公式化的东西我越来越受不了。我感觉可能我也很难回头。我觉得戏是应该拍给大家看的,我也觉得投资的钱应该回收。所以我那么努力地拍戏做宣传,就是希望不要赔。要赔多几部,我们就没戏拍了。

——导演许鞍华表示,尽管不喜欢商业片,但更不希望片子赔钱

大家终于可以不叫我“票房毒药”了。曾几何时,我也拍了不少自己喜欢的影片,结果赢得了这个称号。这次我终于可以不用这个称号了。

——演员赵薇在荣获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奖时的感言

一开始我看到大家说,新谋女郎比魏敏芝还要惨,还有我看到大家偷拍的一些照片,说我长得丑,我会觉得很难接受。本来我心里就没有底,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演,而且不知道能不能胜任,我完全没有把握。那时候报道很多,很打击我,毕竟我还是个孩子嘛,我以前的生活是很快乐很平凡的,就是和大家一样。后来导演就跟我说不能上网,导演让我一定要相信他,我也每演一场戏都很努力认真地去分析这个人物,慢慢也就不那么在意了。

——《山楂树之恋》主演周冬雨坦言,一些批评报道让她压力很大

其实是我也演过烂戏,受过罪,怕了,才对剧本比较谨慎了。我以为自己可以说服自己,只要忍两个月就好了,两个月以后就有片酬,又可以为自己买点什么添点什么了,但还是不行,心里都很难受啊。我发现自己还是不能妥协。以前拍电视剧很多都看不到完整的剧本,所以有可能接到烂戏,现在,我的原则是一定要看到完整的剧本才考虑。

——演员孙俪认为,接拍“烂戏”让她很痛苦